

#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批判性

谷 宇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批判,体现了理论的锋芒和力量,其咄咄逼人的批判性有着深刻的哲学、文化和美学渊源。社会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基础,精英主义的文化观是批判的思想立场,自律与否定的艺术功能观是批判的实践武器。批判精神是法兰克福学派为人文学科和知识分子留下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社会哲学;精英主义;自律与否定的艺术

**中国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2)07-0149-04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存在时间最长、流传最广的一支,对当代西方社会影响很大,它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本身具有不兼容性,对大众文化中的庸俗和媚俗因素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批判性分析与研究,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这种深切的终极诉求正是其理论深刻性的源泉,并使其在当代依然焕发着独特的思想光芒。追溯这一批判性在哲学、文化和美学上的思想渊源,可以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实际上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是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一、哲学基础:批判的社会哲学

考察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演变流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可以溯源到批判的社会哲学,这是一种关注现实、并对其进行彻底批判的社会理论。通过批判来介入社会现实,改造社会现实,批判的社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 (一)社会哲学是一种关注现实的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哲学关注人类现实生存的理论基点,主张哲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只应落实为一种社会理论,其研究的重心应转向人类的当代生存矛盾。这既是一种理论的需要,也是一种实践的需要。

首先,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失去自身的研究对

象,面临着重重危机,纷纷开始寻求新的研究对象,并以此来摆脱哲学危机。霍克海默在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时,曾呼吁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忽视社会哲学了,哲学不能对人类存在的核心问题熟视无睹,以致于不能履行再现整个社会的一体化的职能。霍克海默认为哲学只有在慎重地考察经验社会发现的具体情况下,其对于“人”、“社会”、“个体”、“人的自由”的抽象沉思才具有意义,要求社会研究所把哲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对哲学概念进行社会学批判,对社会学概念进行哲学批判,并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

其次,当时的社会发展已经导致社会对人的统治范围和程度急剧扩展,个人和社会整体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沟通和解决,也产生了对社会哲学的需要。所以霍克海默强调对社会现实进行经验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说明社会的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同狭义的文化领域中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使人获得解放,摆脱受偶然的经济力量支配的状况。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注重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将哲学推向社会生活,变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理论,把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困境所做的时代反思作为其研究的主题。

霍克海默之后,哲学就具有了意识形态批判性,“用一只眼睛紧盯着‘人类存在之合理组织’的目标”<sup>[1]479</sup>,对现行事物的批判成了哲学真正且重要的社会功能。

收稿日期:2012-06-26

作者简介:谷宇(1964-),女,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二) 社会哲学是一种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社会理论

批判理论表明,事物并不是它们看上去的那个样子,也不必永远是它们目前的样子,所以批判理论具有锐利的社会颠覆的锋芒,即便是最纯粹最抽象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所蕴涵的社会批判精神,创立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将如何面对社会现实、揭露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和宗旨。

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与传统理论根本不同的、以“破坏一切既定东西”为宗旨的理论,强调要彻底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否定的辩证法”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属于扫荡之列。这就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大拒绝”,其哲学基础就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阿多诺曾用了一个简单的命题:“否定辩证法=崩溃性的破坏”,一种和“崩溃”联系在一起的“特殊革命”,足见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否定立场有多么彻底,其目的就是要努力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更加正义、更加人道的社会。

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推动下,当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们从德国迁到美国的时候,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代表垄断资本主义文化的美国大众文化自然而然就落入其批判视野中,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并实践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领域之一,充分体现了批判理论在把理论的明晰性转变成现行社会斗争的能力上优于传统理论的特点。

## 二、思想立场:精英主义的文化观

精英主义是一种理解政治和历史的方法,在文化领域中就是一种贵族主义。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没有美学价值,还体现着统治意识形态,而且人民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时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这在骨子里是一种精英主义意识在起作用,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备受病垢的原因之一,但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思想立场,是和该派所继承的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

### (一)源自青年黑格尔派的精英主义大众观

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上承接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体系,而青年黑格尔派在杰出人物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就是一种精英主义观,认为那些“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的批判活动,是历史过程的唯一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则是“非批判的”、“精神空虚的”、不能够上升到自我意识程度的,他们是鄙俗的感性的表现,因为他们的解放运动是和他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分不开的<sup>[2] (P124)</sup>。只有具备批判思维的脑力劳动者,才是解放思想的体现者。

这种思想观点在马尔库塞的真假需求论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马尔库塞看来,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什么是虚假的需要,必须由个人自己来回答,而且是自由地作出回答,然而在发达工业社会那样的“单面社会”中,人恰恰是不自由的,所以个人并不必定就是他们本身所真正需要的东西的决定者,因为他们的人性已经被重塑,变得顺从了,除了“有批判思维”的少数人(即最少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关系、最少受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影响的脑力劳动者)之外,多数人由于不能知道、不能感觉,也就是说不能讲出他们的真正需要,必须由有“批判思维”的少数人为多数人讲出他们的真正需要,必须由这些能动的少数人去教育、去拯救必然是消极的大多数人。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工人阶级的软弱无能,“真理只好到少数令人敬仰的人中去寻求庇护……对反对现状的、被放逐的、却镇定自若的人们来说,几乎是默默无闻的这少数的几个人,由于其深刻的洞察力,在决定性的时刻可能会成为领导者”<sup>[1] (P67)</sup>。

这种精英主义的群众观显然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格格不入的,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但是,在客观的社会状况以未能“实现哲学”来驱逐“真理”的年代里,这种观念是作为真理的避难所出现的,作为西方马克思的精神传统,并一直延承了下来,滋养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建设和文化批判实践。

### (二)源自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也是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主义传统的体现。在文化的精英分子看来,文化关涉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层面,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构造力量,而大众文化与这个标准相差甚远,自然会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了。

文化中的精英主义在欧洲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很多关于文化的定义都隐含着精英意识。如欧洲最为古老的文化观就认为,文化相当于哲学或者心灵的培育,将文化同个人心智联系起来,牵涉到知识、智慧和理解力的获得。而心灵的培育就是个人修身的过程,最后才能成为“文化人”,类似于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而这一类人显然就是历史长河中的精英分子。法国哲学家圣西门设想的理想社会中,艺术家、科学家和工业家,注定是三位一体的统治精英的一部分,“新的思考向我表明,事情应该在艺术家的领导下向前进,他们后面跟着科学家,工业家应该走在这二者之后”<sup>[3] (P110)</sup>,显然,艺术家被指派了一种特殊的“先锋”角色,是“想象的人”,不仅可以预见未来,还可以创造未来。在意大利,葛兰西的抵抗知识分子理论也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表明知识分子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与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sup>[4] (P85)</sup>。

在欧洲文学研究的“伟大传统”中,以利维斯、阿诺德为代表的学术权威将文化区分为精英(高雅)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并对后者采取轻蔑的态度,进而从文化观念上对其加以否定。利维斯则认为,工业革命带来了两种文化:少数人的文化和大众文明。前者是一种有教养的文化,后者则是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商业文化,主要以流行的小说、广播、电影和广告等为载体和媒介。在阿诺德看来,文化是所思所想的最好的传统,包含一种精致和精华成分,那是每一个社会所知所思的最好的东西的储存库,文化是一种与物质文明截然对立的社会力量,但是传播文化的不是缺乏教育的多数人,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正是他们保存了传统中最微妙、最容易遭到破坏的东西,“有了他们,才有了一个时代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内在标准,才有了是这边而不是那边才是前进方向意识,才有了中心在这儿比在那儿更好的意识”<sup>[5] (P5)</sup>。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在很长一段时间为大众文化研究定下了一种基调,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和组成部分,只不过阿诺德和利维斯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具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特征,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具悲观主义色彩,向着深邃的哲学层面拓展,从而使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高度。

法兰克福学派精英式的大众文化批判固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或可说是习惯于充当社会“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入侵的威胁感到恐惧的反应,但无论如何,精英主义是对知识分子对批判传统的秉承,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际上他们并非排斥大众文化的发展,而是批判大众文化畸形发展带来的精神上的沉沦和贫瘠。在他们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和对文化批评本身所寄予的厚望”<sup>[6] (P7)</sup>。

### 三、实践武器:自律与否定的艺术功能观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有其独特的美学思想的渊源,源自他们对“真正的艺术”的痴迷和钟情,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为了捍卫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艺术,这些艺术曾滋养过他们的心灵世界,并成为他们生命体验中的一个重要支点。同时,与批判理论结合后,真正的艺术也开始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打造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艺术功能的强调

艺术及其功能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同哲学的真理相比,艺术拥有某种确定的认识论优越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使法兰克福学派将“社会变革”的眼光转向精神领域的抗争,从上层建筑

层面进行革命,开始了“艺术政治学”的尝试,而革命阵地的转移导致了革命武器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找到并且不断强化的是一种新的“批判武器”——艺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那里,艺术的功能被强调和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阿多诺的美学中,艺术有一种类似于拯救的功能,代表着同“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迫相对应的某种救赎形式,而这些压迫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和谐生活的某种预示,艺术起着强制性的乌托邦作用,在某种更加强烈的意义上变成了救赎的工具。如果说阿多诺把黑格尔的主张颠倒过来,即声明“全体是虚假的”,那么只有艺术能够提供改变这种状况的前景,只有艺术能够提供把令人苦恼的社会整体重新引导到和谐的道路上去的前景<sup>[1] (P115-116)</sup>。艺术超越宗教而成为生活之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某个独一无二的领域。艺术作品是对于必然性的乌托邦建构,社会生活正处于某种不可救药的“堕落”状态之中。它的诸要素都要服从于诸如商品经济的普遍等价交换法则这类他律和异己的原则的统治。在堕落的社会中,艺术作品拥有独一无二的拯救力量:它们把这些现象置于某个自由塑造的、非强制的整体的处境中,借此把它们从残缺的日常状态中拯救出来。

这必然涉及到高低文化的二元划分,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受到指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绝对地抹去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区分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艺术将从各个方面混同于日常生活的现象领域,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言,所谓的“后现代的”艺术观念其实暗含着某种实在的危险,审美自主权的解体不一定带来解放效果。问题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批判张力的松懈,那种张力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关键所在。结果就将产生这样一种危险:一旦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起来,那么艺术的批判潜力就要走向衰微,“艺术本身将蜕变成某种证明工具,即晚期资本主义‘幸福意识’的无批判的镜像”<sup>[1] (P132)</sup>。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否定的美学”无疑是对这种倾向的抵制。

####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的艺术”观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本真的文化艺术应能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创造性本质,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它有两个基本的规定性:自由与超越性。“反抗的要素内在地存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sup>[7] (P259)</sup>,真正的艺术代表着对一切不自由的存在之否定和超越,是一种自由的创造也是一种变革现存的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和否定性。艺术自律意味着艺术日益独立于社会的特性。在这里,人往往是在不顾及社会价值和目的性的前提下,单纯在美的判断中表现自己的特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不具有现实性,自律的艺术并不等于自闭的艺术。实际上,“作为人工制品,艺术作品不仅进行内在交流沟通,而且还同其极力想要摆脱的、但

依然是其内容基质的外在现实进行交流沟通”<sup>[8] (P8)</sup>。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所展开的自由创造和自由体验一经发生,就已经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形成了对异化的、物化的、分裂的现存世界的超越和否定的维度。

这里,法兰克福学派将“否定的辩证法”运用于其审美文化理论,认为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艺术对社会的否定性质,正是通过对社会的否定,艺术才得以显示出来。超越性是真正艺术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即对现存和给定性的否定。只有当艺术采取这种超越和否定的立场时,它才是真正自律的。因此,真正的艺术既是一种自由的创造,也是一种变革现存的力量。马尔库塞就把希望寄托在以艺术、文学为中心的“审美之维”的革命上,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人的内在审美-感觉-欲求-本能层面的改造,才能在根本上造就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前提:崭新的人及其心理-观念结构。然而,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背景中,艺术也不可

避免地走向了异化,集中表现为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一种使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的文化,与文化/艺术的本质相悖,对真正的艺术产生了威胁,具有反抗性的艺术“很快就被收罗在画廊的四壁中,或通过市场被卖进音乐厅,或装饰着繁华商业设施的大厅和门廊。艺术意图的不断变形是一种自弃,这是一种产生于艺术结构本身的自弃”<sup>[9] (P113)</sup>。艺术丧失了艺术为之艺术的东西,成了“反艺术”,一种“操纵过程”,为维护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审美乌托邦,自然要对大众文化举起批判的大旗。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坚持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救赎的使命感,由此衍生出对大众文化负面因子批判的坚定立场和不妥协性。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批判锋芒减弱的状况,似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文化研究者只有应该直面现实,成为“另有想法”的人,才能胜任启蒙知识分子或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角色。

#### 参考文献

- [1] (美)理查德·沃林,张国清.文化批评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 徐崇温.法兰克福学派述评[M].北京:三联书店,1980.
- [3]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顾爱彬,李瑞华.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4] 亨利·吉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5] LEAVIS, FRANK RAYMOND,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7.
- [6] 赵勇.批判精神的沉沦——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J].文艺研究,2005,(12):5-8.
- [7] (德)M·霍克海默,李小兵.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8] (德)阿多诺,王柯平.美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9]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李小兵.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阳玉平]

(上接第148页)

#### 参考文献:

- [1] 严曙东.中国蚕丝业的现状[J].时事月报,1931年,4(2).
- [2] 冯和法.近年来江浙丝厂状况[J].国际贸易导报,1932年,4(1).
- [3] 陈廷煊.无锡近代蚕桑业的兴衰——对无锡曹庄等11村的调查[A].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C].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
- [4]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375.
- [5] (日)迁村次郎.日本近代染织史[M].东京)昭和48年,214.
- [6] 林启.请筹款创设讲养蚕学堂禀[J].集成报,1897(6).
- [7] 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M].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468.
- [8] 章乃文.一九三六年[M].乐华图书公司,1934.219.
- [9] 济宽.江苏励行蚕业统制中几个问题的商讨[J].江苏建设月刊,1935,2(3):15.
- [10] 江苏省立蚕丝试验场二十三年度业务进行计划书[J].江苏建设季刊,1935,1(2):123.
- [11] 江苏省蚕业改进委员会蚕种制造取缔补充办法[J].江苏建设季刊,1934,1(2):38.
- [12] 苏浙两省蚕业联合统制委员会.江浙蚕业联合统制委员会章程[J].工商半月刊,1933,6.
- [13] 顾亦亭.江苏省蚕种业以后努力之方针[J].江苏建设月刊,1935,2(3).33.
- [14] (日)紫藤章.清国蚕丝业一斑[M].(东京)农商务省生丝検査所,1911,60.
- [15] 王庄穆.民国丝绸志[M].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10.
- [16] 谭熙鸿.十年来之蚕丝事业[A].十年来之中国经济[C].中华书局,1948.7.
- [17] 浙江大学.中国蚕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8] 江苏省建设厅.金坛县蚕桑模范区二十三年工作报告[J].江苏建设月刊,2(3):90.
- [19] 江苏省建设厅.蚕业统制与江苏省蚕业之复兴[J].江苏建设月刊,2(3):6.
- [20] 挽救江浙蚕丝业根本办法草案[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C].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46.
- [21] 管义达.江苏省民国二十三年蚕业统制报告[J].江苏建设月刊,1935,2(3):37.
- [22] 谭熙鸿,夏道湘.十年来之蚕丝事业[A].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C].南京扶轮日报社,1937.7.

[责任编辑:唐鑫]